資治通鑑/卷107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一百六 ◄

資治通鑑
卷一百七 晉紀二十九

► 卷一百八

起強圉大淵獻，盡重光單閼，凡五年。

資治通鑑 第107卷

卷第一百七

【晉紀二十九】　起強圉大淵獻，盡重光單閼，凡五年。

列宗孝武皇帝中之下太元十二年（丁亥，公元三八七年）

春，正月，乙巳，以朱序為青，兗二州刺史，代謝玄鎮彭城；序求鎮淮陰，許之。以玄為會稽內史。

丁未，大赦。

燕主垂觀兵河上，高陽王隆曰：「溫詳之徒，皆白面儒生，烏合為群，徒恃長河以自固，若大軍濟河，必望旗震壞，不待戰也。」垂從之。戊午，遣鎮北將軍蘭汗、護軍將軍平幼於碻磝西四十里濟河，隆以大眾陳於北岸。溫攀、溫楷果走趣城，平幼追擊，大破之。詳夜將妻子奔彭城，其眾三萬餘戶皆降於燕。垂以太原王楷為兗州刺史，鎮東阿。

初，垂在長安，秦王堅嘗與之交手語，垂出，冗從僕射光祚言於堅曰：「陛下頗疑慕容垂乎？垂非久為人下者也。」堅以告垂。及秦主丕自鄴奔晉陽，祚與黃門侍郎封孚、巨鹿太守封勸皆來奔。勸，弈之子也。垂之再圍鄴也，秦故臣西河朱肅等各以其眾來奔。詔以祚等為河北諸郡太守，皆營於濟北、濮陽，羈屬溫詳；詳敗，俱詣燕軍降。垂赦之，撫待如舊。垂見光祚，流涕沾衿，曰：「秦主待我深，吾事之亦盡；但為二公猜忌，吾懼死而負之，每一念之，中宵不寐。」祚亦悲慟。垂賜祚金帛，祚固辭，垂曰：「卿猶復疑邪？」詐曰：「臣昔者惟知忠於所事，不意陛下至今懷之，臣敢逃其死？」祚曰：「此乃卿之忠，固吾求也，前言戲之耳」。待之彌厚，以為中常侍。

翟遼遣其子釗寇陳、潁，朱序遣將軍秦膺擊走之。

秦主登立妃毛氏為皇后，勃海王懿為太弟。後，興之女也。遣使拜東海王纂為使持節、都督中外諸軍事、太師、領大司馬，封魯王，纂弟師奴為撫軍大將軍、并州牧，封朔方公。纂怒謂使者曰：「勃海王，先帝之子，南安王何以不立而自立乎？」長史王旅諫曰：「南安已立，理無中改；今寇虜未滅，不可宗室之中自為仇敵也。」纂乃受命。於是盧水胡彭沛谷、屠各董成、張龍世、新平羌雷惡地等皆附於篡，有眾十餘萬。

後秦主萇徙秦州豪傑三萬戶於安定。

初，安次人齊涉聚眾八千餘家據新柵，降燕，燕主垂拜涉魏郡太守。既而復叛，連張願，願自帥萬餘人進屯祝阿之甕口，招翟遼，共應涉。

高陽王隆言於垂曰：「新柵堅固，攻之未易猝拔。若久頓兵於其城下，張願擁帥流民，西引丁零，為患方深。願眾雖多，然皆新附，未能力鬥。因其自至，宜先擊之。願父子恃其驍勇，必不肯避去，可一戰擒也。願破，則涉自不能存矣。」垂從之。

二月，遣范陽王德、陳留王紹、龍驤將軍張崇帥步騎二萬會隆擊願。軍至斗城，去甕口二十餘里，解鞍頓息。願引兵奄至，燕人驚遽，德軍退走，隆勒兵不動。願子龜出沖陳，隆遣左右王末逆擊，斬之。隆徐進戰，願兵乃退。德行裡餘，復速兵還，與隆合，謂隆：「賊氣方銳，宜且緩之。」隆曰：「願乘人不備，宜得大捷；而吾士卒皆以懸隔河津，勢迫之故，人思自戰，故能卻之。今賊不得利，氣竭勢衰，皆有進退之志，不能齊奮，宜亟待擊之。」德曰：「吾唯卿所為耳。」遂進，戰於甕口，大破之，斬首七千八百級，願脫身保三布口。燕人進軍歷城，青、兗、徐州郡縣壁壘多降。垂以陳留王紹為青州刺

史，鎮歷地。德等還師，新柵人冬鸞執涉送之。垂誅涉父子，餘悉原之。

三月，秦主登以竇沖為南秦州牧，楊定為益州牧，楊壁為司空、梁州牧，乞伏國仁為大將軍、大單于、苑川王。

燕上谷人王敏殺太守封戣，代郡人許謙逐太守賈閏，各以郡附劉顯。

燕樂浪王溫為尚書右僕射。

夏，四月，戊辰，尊帝母李氏為皇太妃，儀服如太后。後秦征西將軍姚碩德為楊定所逼，退過涇陽。定與秦魯王纂共攻之，戰於涇陽，碩德大敗。後秦主萇自陰密救之，纂退屯敷陸。

燕主垂自碻磝還中山，慕容柔、慕容盛、慕容會來自長子。庚辰，垂為之大赦。垂問盛：「長子人情如何？為可取乎？」盛曰：「西軍擾擾，人有東歸之志，陛下唯當修仁政以俟之耳。若大國一臨，必投戈而來，若孝子之歸慈父也。」垂悅。癸未，封柔為陽平王，盛為長樂公，會為清河公。

高平人翟暢執太守徐含遠，以郡降翟遼。燕主垂謂諸將曰：「遼以一城之眾，返覆三國之間，不可不討。」五月，以章武王宙監中外諸軍事，輔太子寶守中山，垂自帥諸將南攻遼，以太原王楷為前鋒都督。遼眾皆燕、趙之人，聞楷至，皆曰：「太原王子，吾之父母也！」相遇歸之。遼懼，遣使請降。垂以遼為徐州牧，封河南公；前至黎陽，受降而還。

井陘人賈鮑，招引北山丁零翟遙等五千餘人，夜襲中山，隱其外郭。章武王宙以奇兵出其外，太子寶鼓噪於內。合擊，大破之，盡俘其眾，唯遙、鮑單馬走免。

劉顯地廣兵強，雄於北方。會其兄弟乖爭，魏長史張兗言於魏王珪曰：「顯志在併吞，今不乘其內潰而取之，必為後患。然吾不能獨克，請與燕共攻之。珪從之，復遣安同乞師於燕。

詔征會稽處士戴逵，逵累辭不就；郡縣敦逼不已，逵逃匿於吳。謝玄上疏曰：「逵自求其志，今王命未回，將罹風霜之患。陛下既已愛而器之，亦宜使其身名並存；請絕召命。

」帝許之。逵，之兄也。

秦主登以其兄同成為司徒、守尚書令，封潁川王；弟廣為中書監，封安成王；子崇為尚書左僕射，封東平王。

燕主垂自黎陽還中山。

吳深殺燕清河太守丁國，章武人王祖殺太守白欽，勃海人張申據高城以叛；燕主垂命樂浪王溫討之。

苑川王國仁帥騎三萬襲鮮卑大人密貴、裕苟、提倫三部於六泉。秋，七月，與沒弈干、金熙戰於渴渾川。沒弈干、金熙大敗，三部皆降。

秦主登軍於瓦亭，後秦主萇攻彭沛谷堡，拔之，谷奔杏城。萇還陰密，以太子興鎮長安。

燕趙王麟討王敏於上谷，斬之。

劉衛辰獻馬於燕，劉顯掠之。燕主垂怒，遣太原王楷將兵助趙王麟擊顯，大破之。顯奔馬邑西山，魏王引兵會麟擊顯於彌澤，又破之。顯奔西密，麟悉收其部眾，獲馬牛羊以千萬數。

呂光將彭晃，徐炅攻張大豫於臨洮，破之。大豫奔廣武，王穆奔建康。八月，廣武人執大豫送姑臧，斬之。穆襲據酒泉，自稱大將軍、涼州牧。

辛巳，立皇子德宗為太子，大赦。

燕主垂立劉顯弟可泥為烏桓王，以撫其眾，徙八千餘落於中山。

秦馮翊太守蘭櫝帥眾二萬自頻陽入和寧，與魯王纂謀攻長安。纂弟師奴勸纂稱尊號，纂不從。師奴殺纂而代之，櫝遂與師奴絕。西燕主永攻櫝，櫝遣使請救於後秦。後秦主萇欲自救之，尚書令姚旻，左僕射尹緯曰：「苻登近在瓦亭，將乘虛襲吾後。」萇曰；「苻登眾盛，非旦夕可制；登遲重少決，必不能輕軍深入。比兩月間，吾必破賊而返，登雖至，無能為也。」九月，萇軍於泥源。師奴逆戰，大敗，亡奔鮮卑。後秦盡收其眾，

屠各董成等皆降。

秦主登進據胡空堡，戎、夏歸之者十餘萬。

冬，十月，翟遼復叛燕，遣兵與王祖、張申寇抄清河、平原。

後秦主萇進擊西燕主永於河西，永走。蘭櫝復列兵拒守，萇攻之，十二月，禽櫝，遂如杏城。

後泰姚方成攻秦雍州刺史徐嵩壘，拔之，執嵩而數之。嵩罵曰：「汝姚萇罪當萬死，苻黃眉欲斬之，先帝止之。授任內外，榮寵極矣。曾不如犬馬識所養之恩，親為大逆。汝羌輩豈可以人理期也！何不速殺我，早見先帝取姚萇於地下治之！」方成怒，三斬嵩，悉坑其士卒，以妻子賞軍。後秦主萇掘秦主堅屍，鞭撻無數，剝衣裸形，薦之以棘，坎土而埋之。

涼州大饑，米斗直錢五百，人相食，死者太半。

呂光西平太守康寧自稱匈奴王，殺河湟太守強禧以叛。張掖太守彭晃亦叛，東結康寧，西通王穆。光欲自擊晃，諸將皆曰：「今康寧在南，伺釁而動。若晃、穆未誅，康寧復至，進退狼狽，勢必大危。」光曰：「實如卿言。然我今不往，是坐待其來也。若三寇連兵，東西交至，則城外皆非吾有，大事去矣。今晃初叛，與寧、穆情契未密，出其倉猝，取之差易耳。」乃自帥騎三萬，倍道兼行。既至，攻之二旬，拔其城，誅晃。

初，王穆起兵，遣使招敦煌處士郭瑀，運粟三萬石以餉之。穆以瑀為太府左長史、軍師將軍，嘏為敦煌太守。既而穆聽讒言，引兵攻嘏，瑀諫不聽，出城大哭，舉手謝城曰：「吾不復見汝矣！」還而引被覆面，不與人言，不食而卒。呂光聞之，曰：「二虜相攻，此成擒也，不可以憚屢戰之勞而失永逸之機也。」遂帥步騎二萬攻酒泉，克之，進屯涼興；穆引兵東還，未至，眾潰，穆單騎走，騂馬令郭文斬其首送之。

列宗孝武皇帝中之下太元十三年（戊子，公元三八八年）

春，正月，康樂獻武公謝玄卒。

二月，秦主登軍朝那，後秦主萇軍武都。

翟遼遣司馬眭瓊詣燕謝罪；燕主垂以其數反覆，斬瓊以絕之。遼乃自稱魏天王，改元建光，置百官。

燕青州刺史陳留王紹為平原太守辟閭渾所逼，退屯黃巾固。燕主垂更以紹為徐州刺史。渾，蔚之子也。因苻氏亂，據齊地來降。

三月，乙亥，燕主垂以太子寶錄尚書事，授之以政，自總大綱而已。

燕趙麟擊許謙，破之，謙奔西燕。遂廢代郡，悉徙其民於龍城。

呂光之定涼州也，杜進功居多。光以為武威太守，貴寵用事，群僚莫及。光甥石聰自關中來，光問之曰：「中州人言我為政何如？」聰曰：「但聞有杜進耳，不聞有舅。」光由是忌進而殺之。

光與群寮宴，語及政事，參軍京兆段業曰：「明公用法太峻。」光曰：「吳起無恩而楚強，商殃嚴刑而秦興。」業曰：「起喪其身，鞅亡其家，皆殘酷之致也。明公方開建大業，景行堯、舜，猶懼不濟，乃慕起、鞅之為治，豈此州士女所望哉？」光改容謝之。

夏，四月，戊午，以朱序為都督司、雍、梁、秦四州諸軍事、雍州刺史，戍洛陽。以譙王恬代為都督兗、冀、幽、并諸軍事、青、兗二州刺史。

苑川王國仁破鮮卑越質叱黎於平襄，獲其子詰歸。

丁亥，燕主垂立夫人段氏為皇后，以太子寶領大單于。段氏，右光祿大夫儀之女；其妹適范陽王德。儀，寶之舅也。追謚前妃段氏為成昭皇后。

五月，秦太弟懿卒，謚曰獻哀。

翟遼徙屯滑台。

六月，苑川王乞伏國仁卒，謚曰宣烈，廟號烈祖。其子公府尚幼，群下推國仁弟乾歸為

大都督、大將軍、大單于、河南王，大赦，改元太初。

魏王珪破庫莫奚於弱落水南。秋，七月，庫莫奚復襲魏營，珪又破之。庫莫奚者，本屬宇文部，與契丹同類而異種，其先皆為燕王皝所破，徙居松漠之間。

秦、後秦自春相持，屢戰，互有勝負，至是各解歸。關西豪傑以後秦久無成功，多去而附秦。

河南王乾歸立其妻邊氏為王后；置百官，仿漢制，以南川侯出連乞都為丞相，梁州刺史悌眷為御史大夫，金城邊芮為左長史，東秦州刺史秘宜為右長史，武始翟勍為左司馬，略陽王松壽為主簿，從弟軻彈為梁州牧，弟益州為秦州牧，屈眷為河州牧。

八月，秦主登立子崇為皇太子，弁為南安王，尚為北海王。

燕護軍將軍平幼會章武王宙討吳深，破之，深走保繹幕。

魏王珪密有圖燕之志，遣九原公儀奉使至中山，燕主垂詰之曰：「魏王何以不自來？」儀曰：「先王與燕並事晉室，世為兄弟，臣今奉使，於理未失。」垂曰：「吾今威加四海，豈得以昔日為比！」儀曰：「燕若不修德禮，欲以兵威自強，此乃將帥之事，非使臣所知也。」儀還，言於珪曰；「燕主衰老，太子闇弱，范陽王自負材氣；非少主臣也。燕主既沒，內難必作，於明乃可圖也，今則未可。」珪善之。儀，珪母弟翰之子也。

九月，河南王乾歸遷都金城。

張申攻廣平，王祖攻樂陵；壬午，燕高陽王隆將兵討之。

冬，十月，後秦主萇還安定。秦主登就食新平，帥眾萬餘圍萇營，四面大哭；萇命營中哭以應之，登乃退。

十二月，庚子，尚書令南康襄公謝石卒。

燕太原王楷、趙王麟將兵會高陽王隆於合口，以擊張申；王祖帥諸壘共救之，夜犯燕軍，燕人逆擊走之。隆欲追之，楷、麟曰：「王祖老賊，或詐走而設伏，不如俟明。」隆曰：

「此白地群盜，烏合而來，徼幸一決，非素有約束，能壹其進退也。今失利而去，眾莫為用；乘勢追之，不過數里，可盡禽也。申之所恃，惟在於祖，祖破，則申降矣。」乃留楷、麟守申壘，隆與平幼分道擊之，比明，大獲而還，懸所獲之首以示申。甲寅，申出降，祖亦歸罪。

秦以潁川王同成為太尉。

列宗孝武皇帝中之下太元十四年（己丑，公元三八九年）

春，正月，燕以陽平王柔鎮襄國。遼西王農在龍城五年，庶務修舉，乃上表曰：「臣頃因征即鎮，所統將士安逸積年，青、徐、荊、雍遺寇尚繁，願時代還，展竭微效，生無餘力，沒無遺恨，臣之志也。」庚申，燕主垂召農為侍中、司隸校尉。以高陽王隆為都督幽、平二州諸軍事、征北大將軍、幽州牧，建留台於龍城，以隆錄留台尚書事。又以護軍將軍平幼為征北長史，散騎常侍封孚為司馬，並兼留台尚書。隆因農舊規，修而廣之，遼、碣由是遂安。

後秦主萇以秦戰屢勝，謂得秦王堅之神助，亦於軍中立堅像而禱之曰：「臣史襄敕臣復仇，新平之禍，臣行襄之命，非臣罪也。苻登，陛下疏屬，猶欲復仇，況臣敢忘其兄乎？且陛下命臣以龍驤建業，臣敢違之？今為陛下立像，陛下勿追計臣過也。」秦主登升樓，遙謂萇曰：「為臣弒君，而立像求福，庸有益乎？」因大呼曰：「弒君賊姚萇何不自出？吾與汝決之！」萇不應。久之，以戰未有利，軍中每夜數驚，乃斬像首以送秦。

秦主登以河南王乾歸為大將軍、大單于、金城王。

甲寅，魏王珪襲高車，破之。

二月，品光自稱三河王，大赦，改元麟嘉，置百官。光妻石氏、子紹、弟德世自仇池來至姑臧，光立石氏為妃，紹為世子。

癸巳，魏王珪擊吐突鄰部於女水，大破之，盡徙其部落而還。

秦主登留輜重於大界，自將輕騎萬餘攻安定羌密造保，克之。

夏，四月，翟遼寇滎陽，執太守張卓。

燕以長樂公盛鎮薊城，修繕舊宮。五月，清河民孔金斬吳深，送首中山。

金城王乾歸擊侯年部，大破之。於是秦、涼、鮮卑、羌、胡多附乾歸，乾歸悉授以官爵。

後秦主萇與秦主登戰，數敗，乃遣中軍將軍姚崇襲大界。登邀擊之於安丘，又敗之。

燕范陽王德、趙王麟擊賀訥，追奔至勿根山，訥窮迫請降，徙上之上谷，質其弟染干於中山。

秋，七月，以驃騎長史王忱為荊州刺史、都督荊、益、寧三州諸軍。忱，國寶之弟也。

秦主登攻後秦右將軍吳忠等於平涼，克之。八月，登據荀頭原以逼安定。諸將勸後秦主萇決戰，萇曰：「與窮寇競勝，兵家之忌也，吾將以計取之。」乃留尚書令姚旻守安定，夜，帥騎三萬襲秦輜重於大界，克之，殺毛后及南安王弁、北海王尚，擒名將數十人，驅掠男女五萬餘口而還。毛氏美而勇，善騎射。後秦兵入其營，毛氏猶彎弓跨馬，帥壯士數百力戰，殺七百餘人。眾寡不敵，為後秦所執。萇將納之，毛氏罵且哭曰：「姚萇，汝先已殺天子，今又欲辱皇后。皇天后土，寧汝容乎？」萇殺之。諸將欲因秦軍駭亂擊之，萇曰：「登眾雖亂，怒氣猶盛，未可輕也。」遂止。登收餘眾屯胡空堡。萇使姚碩德鎮安定，徙安定千餘家於陰密，遣其弟征南將軍靖鎮之。

九月，庚午，以左僕射陸納為尚書令。

秦主登之東也，後秦主萇使姚碩德置秦州守宰，以從弟常戍隴城，邢奴戍冀城，姚詳戍略陽。楊定攻隴、冀，克之，斬常，執邢奴，詳棄略陽，奔陰密。定自稱秦州牧、隴西王，秦因其所稱而授之。

冬，十月，秦主登以竇沖為大司馬、都督隴東諸軍事、雍州牧，楊定為左丞相、都督中外諸軍事、秦、梁二州牧，楊壁為都督隴右諸軍事，南秦、益二州牧，約與共攻後秦；又約監河西諸軍事、并州刺史楊政、都督河東諸軍事、冀州刺史楊楷各其眾會長安。政、楷皆河東人。秦主丕既敗，政、楷收集流民數萬戶，政據河西，楷據湖、陜之間，遣使請命於秦，登因而授之。

燕樂浪悼王溫為冀州刺史，翟遼遣丁零故堤詐降於溫，為溫帳下，乙酉，刺溫，殺之，並其長史司馬驅，帥守兵二百戶奔西燕。遼西王農邀擊於襄國，盡獲之，惟堤走免。

十一月，枹罕羌彭奚念附於乞伏乾歸，以奚念為北河州刺史。

初，帝既親政事，威權己出，有人主之量。已而溺於酒色，委事於琅邪王道子。道子亦嗜酒，日夕與帝以酣歌為事。又崇尚浮屠，窮奢極費，所親暱者皆□甘姆、僧尼。左右近習，爭弄權柄，交通請托，賄賂公行，官賞濫雜，刑獄謬亂。尚書令陸納望宮闕歎曰：「好家居，纖兒欲撞壞之邪？」左衛領營將軍會稽許營上疏曰：「今台府局吏、直衛武官及僕隸婢兒取母之姓者，本無鄉邑品第，皆得為郡守縣令，或帶職在內，及僧尼乳母，競進親黨，又受貨賂；輒臨官領眾，政教不均，暴濫無罪，禁令不明，劫盜公行。昔年下書敕群下盡規，而眾議兼集，無所採用。臣聞佛者清遠玄虛之神，今僧尼往往依傍法服，五誡粗法尚不能遵，況精妙乎？而流惑之徒，競加敬事，又侵漁百姓，取材為惠，亦未合佈施之道也。」疏奏，不省。

道子勢傾內外，遠近奔湊。帝漸不平，然猶外加優崇。侍中王國寶以讒佞有寵於道子，扇動朝眾，諷八座啟道子宜進位丞相、揚州牧，假黃鉞，加殊禮。護軍將軍南平車胤曰：「此乃成王所以尊周公也。今主上當陽，非成王之比。相王在位，豈得為周公乎？」乃稱疾不署。疏奏，帝大怒，而嘉胤有守。

中書侍郎范寧、徐邈為帝所親信，數進忠言，補正闕失，指斥奸黨。王國寶，寧之甥也。寧尤疾其阿諛，勸帝黜之。陳郡袁悅之有寵於道子，國寶使悅之因尼克妙音致書於太子母陳淑媛云：「國寶忠謹，宜見親信。」帝知之，發怒，托以他事斬悅之。國寶大懼，與道子共譖范寧出為豫章太守。寧臨發，上疏言：「今邊烽不舉而倉庫空匱。古者使民歲不過三日，今之勞擾，殆無三日之休。至有生兒不復舉養，鰥寡不敢嫁娶。臣恐社稷之憂，厝火積薪，不足喻也。」寧又上言：「中原士民流寓江左，歲月漸久，人安其業。凡天下之人，原其先祖，皆隨世適移，何至於今而獨不可？謂宜正其封疆，戶口皆以土斷。又，人性無涯，奢儉由勢；今並廉之室，亦多不贍，非其財力不足，蓋由用之無節，爭以靡麗相高，無有亦限極故也。禮十九為長殤，以其未成人也。今以十六為全丁，十三為半丁，所任非復童幼之事，豈不傷天理、困百姓乎？謂宜以二十為全丁，十六為半丁，則人無夭折，生長繁滋矣。」帝多納用之。

寧在豫章，遣十五議曹下屬城，采求風政，並吏假還，訊問官長得失。徐邈與寧書曰：「足下聽斷有允，庶事無滯，則吏慎其負，而人聽不惑矣，豈須邑至裡詣，飾其游聲哉！非徒不足致益，乃實蠶漁之所資，豈有善人群子而干非其事，多所告白者乎！自古以來，欲為左右耳目者，無非小人，皆先因小忠而成其大不忠，先藉小信而成其大不信，遂使讒謟並進，善惡倒置，可不戒哉？足下慎選綱紀，必得國土以攝諸曹，諸曹皆得良吏以掌文按，又擇公方之人以為監司，則清濁能否，與事而明，足下但平心處之，何取於耳目哉？昔明德馬後未嘗顧左右與言，可謂遠識，況大丈夫而不能免此乎！」

十二月，後秦主萇使其東門將軍任盆詐遣使招秦主登，許開門納之。登將從之，征東將軍雷惡地將兵在外，聞之，馳騎見登，曰：「姚萇多許，不可信也！」登乃止。萇聞惡地詣登，謂諸將曰：「此羌見登，事不成矣！」登以惡地勇略過人，陰憚之。惡地懼，降於後秦，萇以惡地為鎮軍將軍。

秦以安成王廣為司徒。

列宗孝武皇帝中之下太元十五年（庚寅，公元三九零年）

春，正月，乙亥，譙敬王恬薨。

西燕主永引兵向洛陽，朱序自河陰北濟河，擊敗之，永走還上黨。序追至白水，會翟遼謀向洛陽，序乃引兵還，擊走之，留鷹揚將軍朱黨戍石門，使其子略督護洛陽，以參軍趙蕃佐之，身還襄陽。

琅邪王道子恃寵驕恣，侍宴酣醉，或虧禮敬。帝浸不能平，欲選時望為藩鎮以潛制道子，問於太子左衛率王雅曰：「吾欲用王恭、殷仲堪，何如？雅曰：「王恭風神簡貴，志氣方嚴；仲堪謹於細行，以文義著稱。然皆峻狹自是，且干略不長，若委以方面，天下無事，足以守職；若其有事，必為亂階矣！」帝不從。恭，蘊之子；仲堪，融之孫也。二月，辛巳，以中書令王恭為都督青、兗、幽、并、冀五州諸軍事、兗、青二州刺史，鎮京口。

三月，戊辰，大赦。

後秦主萇攻秦扶風太守齊益男於新羅堡，克之，益男走。秦主登攻後秦天水太守張業生

於隴東，萇救之，登引去。

夏，四月，秦鎮東將軍魏揭飛自稱沖天王，帥氐、胡攻後秦安北將軍姚當成於杏城；鎮軍將軍雷惡地叛應之，攻鎮東將軍姚漢得於李潤。後秦主萇欲自擊之，群臣皆曰：「陛下不憂六十里苻登，乃憂六百里魏揭飛，何也？」萇曰：「登非可猝滅，吾城亦非登所能猝拔。惡地智略非常，若南引揭飛，東結董成，得杏城、李潤而據之，長安東北非吾有也。」乃潛引精兵一千六百赴之。揭飛、惡地有眾數萬，氐、胡赴之者首尾不絕。萇每見一軍至，輒喜。群臣怪而問之，萇曰：「揭飛等扇誘同惡，種類甚繁，吾雖克其魁帥，餘黨未易猝平。今烏集而至，吾乘勝取之，可一舉無餘也。」揭飛等見後秦兵少，悉眾攻之。萇固壘不戰，示之以弱，潛遣其子中軍將軍崇帥騎數百出其後。揭飛兵擾亂，萇遣鎮遠將軍王超等給兵擊之，斬揭飛及其將士萬餘級。惡地請降，萇待之如初，惡地謂人曰：「吾自謂智勇傑出上時，而每遇姚翁輒困，固其分也！」

萇命姚當成於所營之地，每柵孔中輒樹一木以旌戰功。歲餘，問之，當成曰：「營地太小，已廣之矣。」萇曰：「吾自結髮以來，與人戰，未嘗如此之快，以千餘兵破三萬之眾，營地惟小為奇，豈以大為貴哉！」

吐谷渾視連遣使獻見於金城王乾歸，乾歸拜視連沙州牧、白蘭王。

丙寅，魏王珪會燕趙王麟於意辛山，擊賀蘭、紇突鄰、紇奚三部，破之，紇突鄰、紇奚皆降於魏。

秋，七月，馮翊人郭質起兵於廣鄉以應秦，移檄三輔曰：「姚萇凶虐，毒被神人。吾屬世蒙先帝堯、舜之仁，非常伯、納言之子，即卿校、牧守之孫也。與其含恥而存，孰若蹈道而死！」於是三輔壁壘皆應之；獨鄠縣人苟曜不從，聚眾數千附於後秦。秦以質為馮翊太守；後秦以曜為豫州刺史。

劉衛辰遣子直力鞮攻賀蘭部，賀訥困急，請降於魏。丙子，魏王珪引兵救之，直力鞮退。鞮徙訥部落，處之東境。

八月，劉牢之擊翟釗於鄄城，釗走河北；又敗翟遼於滑台，張願來降。

九月，北平人吳柱聚眾千餘，立沙門法長為天子。破北平郡，轉寇廣都，入白狼城。燕

幽州牧高陽王隆方葬其夫人，郡縣守宰皆會之。眾聞柱反，請隆還城，遣大兵討之。隆曰：「今閭閻安業，民不思亂。柱等以詐謀惑愚夫，誘脅相聚，無能為也。」遂留葬訖，遣廣平太守、廣都令先歸，繼遣安昌侯進將百餘騎趨白狼城。柱眾聞之，皆潰；窮捕，斬之。

以侍中王國寶為中書令，俄兼中領軍。

丁未，以吳郡太守王珣為尚書右僕射。

吐谷渾視連卒，子視羆立。視羆以其父祖慈仁，為四鄰所侵侮，乃督厲將士，欲建功業。冬，十月，金城王乾歸遣使拜視羆沙州牧、白蘭王，視羆不受。

十二月，郭質及苟曜戰於鄭東，質敗，奔洛陽。

越質詰歸據平襄，叛金城王乾歸。

列宗孝武皇帝中之下太元十六年（辛卯，公元三九一年）

春，正月，燕置行台於薊，加長樂公盛錄行台文書事。

金城王乾歸擊越質詰歸，詰歸降，乾歸以宗女妻之。賀染干謀殺其兄訥，訥知之，舉兵相攻。魏王珪告於燕，請為鄉導以討之。二月，甲戌，燕主垂遣趙王麟將兵擊訥，鎮北將軍蘭汗帥龍城之兵擊染干。

三月，秦主登自雍攻後秦安東將軍金榮於范氏堡，克之。遂渡渭水，攻京兆太守韋范於段氏堡，不克，進據曲牢。

夏，四月，燕蘭汗破賀染干於牛都。

苟曜有眾一萬，密召秦主登，許為內應。登自曲牢向繁川，軍於馬頭原。五月，後秦主萇引兵逆戰，登擊破之，斬其右將軍吳忠。萇收眾復戰，姚碩德曰：「陛下慎於輕戰，每欲以計取之，今戰失利而更前逼賊，何也？」萇曰：「登用兵遲緩，不識虛實。今輕兵直進，遙據吾東，此必苟曜豎子與之有謀也。緩之則其謀得成，故及其交之未合，急

擊之，以敗散其事耳。」遂進戰，大破之。登退屯於鄙。

秦兗州刺史強金槌據新平，降後秦，以其子逵為質。後秦主萇將數百騎入金槌營。群下諫之，萇曰：「金槌既去苻登，又欲圖我，將安所歸乎？且彼初來款附，宜推心以結之，奈何復以不信疑之乎？」既而群氐欲取萇，金槌不從。

六月，甲辰，燕趙王麟破賀訥於赤城，禽之，降其部落數萬。燕主垂命麟歸訥部落，徙染干於中山。麟歸，言於垂曰：「臣觀拓跋珪舉動，終為國患，不若攝之還朝，使其弟監國事。」垂不從。

西燕主永寇河南，太守楊佺期擊破之。

秋，七月，壬申，燕主垂如范陽。

魏王珪遣其弟觚獻見於燕，燕主垂衰老，子弟用事，留觚以求良馬。魏王珪弗與，遂與燕絕，使長史張衮求好於西燕。觚逃歸，燕太子寶追獲之，垂待之如初。

秦主登攻新平，後秦主萇救之，登引去。

秦驃騎將軍沒弈干以其二子為質於金城王乾歸，請共擊鮮卑大兜。乾歸與沒弈干攻大兜於鳴蟬堡，克之。兜微服走，乾歸收其部眾而還，歸沒弈干二子。沒弈干尋叛，東合劉衛辰。八月，乾歸帥騎一萬討沒弈干，沒弈干奔他樓城，乾歸射之，中目。

九月，癸未，以尚書右僕射王珣為左僕射，太子詹事謝琰為右僕射。太學博士范弘之訟殷浩宜加贈謚，因敘桓溫不臣之跡。是時桓氏猶盛，王珣，溫之故吏也，以為溫廢昏立明，有忠貞之節；黜弘之為餘杭令。弘之，汪之孫也。

冬，十月，壬辰，燕主垂還中山。

初，柔然部人世服於代，其大人郁久閭地粟袁卒，部落分為二：長子匹候跋繼父居東邊，次子縨紇提別居西邊。秦王堅滅代，柔然附於劉衛辰。及魏王珪即位，攻擊高車等，諸部率皆服從，獨柔然不事魏。戊戌，珪引兵擊之，柔然舉部遁走，珪追奔六百里。諸將因張衮言於珪曰：「賊遠糧盡，不如早還。」珪問諸將：「若殺副馬，為三日食，足乎？

」皆曰：「足。」乃復倍道追之，及於大磧南床山下，大破之，虜其半部，匹候跋及別部帥屋擊各收餘眾遁走。珪遣長孫嵩、長孫肥追之。珪謂將佐曰：「卿曹知吾前問三日意乎？」曰：「不知也。」珪曰：「柔然驅畜產奔走數日，至水必留；我以輕騎追之，計期道裡，不過三日及之矣。」皆曰：「非所及也！」嵩追斬屋擊於平望川。肥追匹候跋至涿邪山，匹候跋舉從降，獲縕紇提之子曷多汗、兄子社侖、斛律等宗黨數百人。縕紇提將奔劉衛辰，珪追及之，縕紇提亦降，珪悉徙其部眾於雲中。

翟遼卒，子釗代立，改元定鼎。攻燕鄴城，燕遼西王農擊卻之。

三河王光遣兵乘虛伐金城王乾歸，乾歸聞之，引兵還，光兵亦退。

劉衛辰遣子直力鞮帥眾八九萬攻魏南部。十一月，己卯，魏王珪引兵五六千人拒之，壬午，大破直力鞮於鐵岐山南，直力鞮單騎走。乘勝追之，戊子，自五原金津南濟河，逕入衛辰國，衛辰部落駭亂。辛卯，珪直抵其所居悅跋城，衛辰父子出走。壬辰，分遣諸將輕騎追之。將軍伊謂禽直力珪於木根山，衛辰為其部下所殺。十二月，珪軍於鹽池，誅衛辰宗黨五千餘人，皆投屍於河。自河以南諸部悉降，獲馬三十餘萬匹，牛羊四百餘萬頭，國用由是遂饒。

衛辰少子勃勃亡奔薛幹部，珪使人求之，薛幹部帥太悉伏出勃勃以示使者曰：「勃勃國破家亡，以窮歸我，我寧與之俱亡，何忍執以與魏！」乃送勃勃於沒弈干，沒弈干以女妻之。戊申，燕主垂如魯口。

秦主登攻安定，後秦主萇如陰密以拒之，謂太子興曰：「苟曜聞吾北行，必來見汝，汝執誅之。」曜果見興於長安，興使尹緯讓而誅之。

萇敗登於安定城東，登退據路承堡。萇置酒高會，諸將皆曰：「若值魏武王，不令此賊至今，陛下將牢太過耳。」萇笑曰：「吾不如亡兄有四：身長八尺五寸、臂垂過膝，人望而畏之，一也；將十萬之眾，與天下爭衡，望麾而進，前無橫隈，二也；溫古知今，講論道藝，收羅英雋，三也；董帥兄眾，上下鹹悅，人盡死力，四也。所以得建立功業、驅策群賢者，正望算略中有片長耳。」群臣咸稱萬歲。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